

中国皇帝大传



文化
百科
丛书

陈中梅 主编



上海出版社

中国皇帝大传



文化百科丛书

主编 陈中梅

辽海出版社



夹缝中走出来的后赵皇帝——石勒

【人物简介】

羯人石勒是刘渊、刘聪的大将。在匈奴贵族互相争权之时，他的势力迅速发展。刘曜在关中建立赵国、称帝，史称“前赵”，先后封石勒为赵公、赵王。次年（公元319年），石勒自立为帝，以襄国（今河北邢台）为都城，自称赵王，史称“后赵”，并控制了黄河中、下游广大地区。公元328年，石勒与刘曜大战于洛阳，杀刘曜，击败前赵军。次年，攻入关中，灭前赵。后赵历七主，立国凡33年。

【解析】

永嘉六年，石勒兵下江汉，碰上三个多月大雨，野无所掠，士卒染疫，死者大半；晋军又云集而至，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张宾建议，迅速后退，夺取邺城（河北临漳西南），凭恃其四塞山河的地理形势，夺取黄河以北，巩固统治，再取天下。当时西晋在河北的残余势力有刘演、王浚、刘琨三股。刘演据邺，王浚据幽州，刘琨据晋阳（山西太原南）。其中以王浚势力最大。王浚是个野心家，自恃太原名门，在洛阳隐落后自置行台，拥立一个史不见名的司马氏宗室为皇太子，封拜官员，实质是自己想当皇帝。王浚和刘琨你争我夺，双方虎视眈眈。

“石勒寇河朔”这一历史事件，记载



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。王浚字彭祖，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，后任幽州都督。他生活奢侈，不亲躬政事，任用苛刻小人，滥杀无辜，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，民不聊生，处境不稳。这时，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，想攻伐王浚却又心中无底，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，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，以探听虚实，但仍十分犹豫，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。谋士张宾说：“夫袭人者，当出其不意。你下不了出兵的决心，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？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，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。”石勒回答张宾说：“是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张宾把石勒与王浚、刘琨的力量对比，作了分析，指出：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，但相互间视为仇寇，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，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，然后轻装奇袭，打完王浚就回来，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。

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，遣使奉重礼，送质于刘琨，自陈罪恶，请讨王浚以自效。“琨大喜，移檄州郡，称已与猗庐方议讨勒，勒走伏夫地，求拔幽都以赎罪”。

【典故轶事】

骄志断羽麻痹王浚

汉国刘聪的安东大将军、羯族首领石勒驻兵襄国（今河北邢台），见混乱之势，有兵便是草头王，便也想占据山头，自图霸业。不过就他眼前的形势来看，上面仍有刘聪的控制，左右两侧还有王浚、刘琨两大集团的掣肘，一时还不能打出自立的旗号，便一面等待时机，一面窥测着进取的方向。他感到王浚这一股势力对自己威胁最大，他也极想消灭王浚，以便夺取蓟州之地。一天，他与众将领和谋士们商议进军之策。那个被石勒称之为“吾之子房”（指汉高祖的张良）的谋士张宾向石勒建议道：“现在，王浚、刘琨两大集团相比，王浚的势力更大。刘琨早就有求于我们，不如许以两家修好，让其保持中立，他又是个无能之辈，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和作为。目前我们对王浚，也不宜采取硬攻，只能利用他自恃势大、态度骄横的弱点，来个屈意逢迎，以‘骄其志，断其羽’，而后缓缓图之。”石勒采纳了张宾的建议，便专门派遣门客王子春、董肇二人，携带大量珍宝出使王浚集团。顺便带去石勒致王浚的亲笔信，信中说道：“石勒本是胡人，生逢乱世，窜命冀州，苟且偷生而已。如今晋祚沦夷，中原无主，能够做帝王的，非您莫属。愿您顺应天命，早登帝位，石勒一定奉戴陛下”。王浚看罢，不由得喜形于色，嘴上却问道：“石勒到处攻城略地，也是一时之英杰，目下要称藩于我，莫非有诈？”王子春道：“石将军虽是一位英雄，但到底还是个胡人，又是个粗人。自古以来，这样的人只可以打天下而不可以坐天下。他早知殿下英名盖世，早晚必登大宝，决心记取项羽的前车之鉴，岂能与大帅争雄？他诚心扶保明主，愿大帅勿疑！”王浚的女婿枣嵩早已接受了石勒的一份重礼，自然也在一旁帮腔。于是王浚把原来的一点怀疑抛到九霄云外

去了，当即封王、董二人为列侯，让他俩留在自己身边，只遣二人的随从返报石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王浚的一位部将游统因不满王浚的专横私自来襄地归顺石勒。为表示结交王浚的诚意，石勒不仅拒绝游统投诚，而且杀了游统，并把游统的人头送到蓟州王浚那里。王浚更对石勒深信不疑。他哪里知道，这些全是张宾的计策。

转眼间到了建兴二年（公元314年）正月，王浚派王子春、董肇陪同他的使者前往襄国，石勒亲自率众出城30里迎接。一行人前呼后拥将使者接入帅府，石勒请使者南面而坐，自己躬身下拜之后，这才双手接过王浚的书信。王浚让使者带来一根白玉为柄的麈尾赠于石勒。这麈尾乃名贵之物，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配使用。石勒捧过麈尾，将其悬挂在正堂上，躬身再拜。拜毕对使者说道：“石勒未曾见过王公。现在看到他恩赐的宝物，就如同见到王公一般！”

石勒又设盛宴款待来使。宴后亲自领路，陪使者巡视他的军营。此时军营中早按张宾的吩咐，将精锐的将士和器械藏得严严实实，只把些老兵残将和空荡荡的武库让使者看。使者早喝得醉醺醺，迷迷糊糊巡视一遍，心里说道：“都说石勒兵精粮足，今日看来全是虚话！”回到蓟州，使者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王浚，王浚大喜过望，更加相信石勒，也就自然失去了对石勒的戒备。为石勒后来进兵蓟州打下了基础。

兵法上有“欲抑之，必先张之；欲擒之，必先纵之。”意思是：凡想控制别人的，在形势未许可或者条件不具备时，必先满足其欲望，骄其志气，或暂时不露锋芒，以令其放松戒备。石勒正是运用这一计策麻痹了王浚，为他日后攻打蓟州创造了条件。

投“牛”问路破蓟州

王浚的使者回蓟州之时，石勒顺便向王浚呈上一道“奏章”，说三月里石勒要去“朝见”，拥戴王浚登上皇位。另外，又送上大批珠宝给枣嵩，托他请求王浚封石勒为并州牧、广平公。王浚越发不加怀疑，一一“准奏”。

一到三月，王浚便天天等着石勒的到来。这天，突然接到驻守易水的部将孙纬的急报，说石勒已率大军渡过易水，居心难测。现在他已率军拦住石勒，请求王浚派兵增援，以便与石勒决一死战。



王浚见报大怒，喝道：“石勒三月来此，乃是我亲自允准。孙纬竟要与他‘决一死战’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那枣嵩受了石勒贿赂，也在旁边给王浚火上加油，于是王浚下令：“再有敢拒石勒，阻我大计者，斩！”一批文臣武将虽怀疑石勒有诈，但见王浚一意孤行，谁还敢出来说话？孙纬派来的信使赶回易水，传达了王浚的旨意，孙纬不敢有违，只得长叹一声，传令部下让开大路，眼睁睁看着石勒杀奔蓟城去。

3月3日拂晓，石勒大军风驰电掣般直抵蓟州城下。守城将士早接到王浚的命令，见石勒到了立即开关放石勒入城。不料石勒却不着忙，先命令一员偏将赶上沿途劫来的几千头牛羊开进城去。这自然又是出自张宾的计策。这样做有什么用处？一是以送礼为名继续迷惑王浚；二是用以探听城内虚实，看有无伏兵；三是用这些牛羊堵塞城中要道，以防王浚部将展开巷战。待这位偏将入城之后，石勒见城中毫无声息，这才挥动大军潮水般涌进城里。

再说王浚，因昨夜多喝了几杯，这时还在沉睡。守城将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唤醒，禀报了石勒进城的情形，王浚这才醒过味来，心急火燎地命众将整顿军马以防不测。但为时已晚，石勒早指挥大军将王浚的府第团团围住。王浚丧魂落魄，带上枣嵩等几个亲信准备从后门逃走。曙色中只见一员大将拦住了去路。王浚定眼一看，却原来正是石勒，他无计可施，只好束手就擒。

日上三竿，石勒在堂上高坐。为了羞辱王浚，特意命王浚的几个妻妾打扮得花枝招展在一旁陪侍，然后传令将王浚五花大绑押上堂来。王浚挣扎着抬头一看竟是这等场面，差点气昏过去，破口大骂石勒“凶逆”。石勒微微冷笑道：“你身居高位，手握重兵，却坐视洛阳倾覆；你身为晋朝臣子，却要自称天子，你才是道地的凶逆！”王浚听罢，哑口无言。石勒一回到襄国，便将王浚杀了，又把他的首级挂上百尺高竿示众3天。

灭掉王浚后回过头来又收拾了刘琨，石勒从此势力大增。不久，便自立国号，自己称帝，这就是历史上的后赵。

孙子在《虚实篇》中说：“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”意思是说：挑动敌人可以知道敌人的行动规律，用假象去引诱敌人可以知道敌人占据的地形是否有利，进行试探性的战斗可以知道敌人部署的虚实强弱。这里讲的是领兵作战的指挥员在作战中，不要鲁莽从事，而是要适时地进行试探性的活动，以摸清敌人虚实，弄清敌人的行动规律。石勒虽然先用“骄志断羽”之计交好于王浚，取得他的信任，但知人知面难知心，对方对自己是真信任还是假信任？何况自己是带兵而来，对方究竟会不会心生疑惑，城中究竟有无准备，有没有设埋伏，他心中也没有底。兵书说，“兵不伏诈”，他不得不提防王浚反用其计。所以他因时因地灵活运用“投石问路”的策略，采用投牛羊入城，试探虚实，无论有无埋伏他都可以有回旋余地。我们不得不称赞石勒用兵处事的谨慎，精明之处。

少怀大志，一统北方——前秦皇帝苻坚

【人物简介】

苻坚，字永固，前秦皇帝，公元357年—公元385年在位。公元382年，苻坚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。383年，前秦皇帝苻坚为了统一中国，调集了97万大军进攻东晋，于是秦晋之间爆发了淝水之战。秦军大败，苻坚逃回北方，原来归附于他的鲜卑、羌的贵族乘机反叛，北方又陷入混乱之中。

【解析】

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场决战。

前秦皇帝苻坚于公元382年统一了中国的北方，其疆域“东极沧海，西并龟兹，南苑襄阳，北尽沙漠”，当时只有东晋与它对峙。东晋在前秦皇帝苻坚的眼里，是不足称道的。苻坚统一北方的次年，就决定调士卒九十余万人南下灭东晋。他还傲慢地说：“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。”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曰：“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前后千里，旗鼓相望。”

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，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，很快攻下寿阳（今安徽寿县）。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，以谢玄为前锋都督，率北府兵八万人迎击秦军。将军刘牢之以精兵五千人袭击梁城垒（今安徽怀远），歼秦军一万五千人，缴获大批粮草器械，取得首战的胜利。谢石下令水陆并进。苻坚在寿



阳城头，望见晋军，“部阵齐整，将士精锐”；又“北望八公山上，草木皆类人形”。“怵（武）然有惧色”。

谢玄乘胜进军淝水东岸，与西岸的苻融军相对峙。当时，苻坚曾派朱序至晋营，劝说谢石投降。朱序原是晋的梁州刺史，镇守襄阳，在与秦军作战时，城破被俘。他心向东晋，建议谢石曰：“若秦百万之众尽至，诚难与为敌。今乘诸军未集，宜速击之。若败其前锋，则彼已夺气，可遂破也。”谢石采纳了这个建议。

谢玄遣使和苻融相约，秦军自淝水西岸“小退”，晋军到淝水西岸决战。苻融企图乘晋军半渡之时，加以还击，全歼晋军于淝水中，便下令士卒稍退。可是秦军内部民族复杂，氐人很少，十之八、九是汉和其他族人民，他们被胁迫而来，不愿作战。特别是汉人，心向南方。因此，一旦退却，不可复止，以为前方被击败，于是奔逃溃散，自相践踏，死伤遍野。晋军乘势猛攻，秦军大败，苻融被杀，苻坚中流矢，单骑北逃。他在路上“闻风声鹤唳，皆谓晋师之至”。苻坚逃到洛阳，收集散乱士卒，仅剩十余万人。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。两年后（公元385年），苻坚为羌族首领姚萇（常）所杀。

淝水之战后，东晋收复了徐、兖、青、司、豫、梁六州（今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部分地区）。

在淝水之战中，前秦所以失败，是由于前秦军队内部民族复杂，矛盾严重；南侵是不义战争，士卒和人民并不支持；在军事上由于骄傲自满，缺乏周密计划和正确指挥。

东晋所以胜利，是由于在强敌压境之时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，所谓“君臣和睦，上下同心。”北府兵有保卫江南、规复中原的思想和要求，将士用命。其次，双方将领的主观指导，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。

这次战争的胜利，进一步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；但东晋亦无力收复中原，于是南北对峙的局面长期延续了下来。

【典故轶事】

王猛辅佐，治秦有方

自西晋灭亡，司马氏偏安江南以后，中国北方十六国战乱纷争，已经找不到一片静土。统治者穷兵黩武，嗜杀成性，老百姓颠沛流离，朝不保夕。

一代名臣王猛就出生在这个没有秩序、缺乏理智的时代。

王猛的家庭一贫如洗，为了糊口度日，他小小年纪便以贩卖畚箕为业。

他没有被战火硝烟吞灭，没有被生活重担压垮，在苦雨凄风、兵荒马乱之中，他顽强挣扎，利用一切的时间和机会，刻苦学习各种知识技能，特别是军事科学知识，广泛吸取各方面的营养，静观风云变幻。

王猛为人谨严庄重，深沉刚毅，胸怀大志，气度非凡。他不愿同鸡毛蒜皮的琐

碎小事打交道，自然也不与那些浅薄浮华子弟相交往，因而经常遭到他们的白眼和耻笑。但王猛却怡然自得，仍旧我行我素。

这天他出游后赵国都邺城（今河北临漳西南），达官贵人们几乎没有人瞧得起他，只有一个叫徐统的官员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，请他出任总务长官，掌管人事并参与政事。王猛身怀治国大志，希望遇上英明的君主，认为替徐统干事，岂不埋没了前程。他没有应徐统的聘任就离开了邺城，隐居在西岳华山，静观时局的变幻。

北方的战乱愈演愈烈，政局瞬息万变。后赵大将冉闵灭赵建魏。不过两年，鲜卑慕容氏灭魏建前燕。同时关中各族豪强纷纷割据，北方称王称帝者比比皆是。

公元351年，氏族苻健占据关中，建都长安，称天王、大单于，国号秦（史称前秦）。三年后东晋荆山镇将桓温北伐，一举击败苻健，驻军灊上（今西安市东），大有即日进战长安之势，关中父老争相用牛酒来慰劳东晋大军。

王猛听到这个消息，决定前往东晋军营探听情况。于是他身穿麻布短衣，投桓温大营求见。

王猛在大庭广众之中，一面捉掐虱子，一面纵论天下大事，滔滔不绝，旁若无人。桓温见此非常情景，心中暗自称奇，自来到关中已经有许多天了，长安城指日可下。虽然有关中父老酒肉慰劳，但至今没有一个豪杰之士前来效劳，心里正在纳闷。见眼前这个气度非凡，一定是一位隐居的豪杰之士。于是他脱口问到：“我奉天子之命，统率10万精兵仗义讨伐逆贼，为民除害，而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王猛直言不讳地回答：“将军不远千里深入关中，长安城近在咫尺，而你却不渡过灊水将它拿下，大家摸不透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，所以不来，”王猛一语双关，触及了桓温拥兵自重、图谋异事的心病，他默默思考着，竟无言以对，更认识到面前这位掐虱寒士非同凡响。

由于军粮缺乏，军无斗志，桓温终于攻占长安不成，只得退兵。临行前，他赐给王猛精车良马，又授予高官都护（掌管边地军政和少数民族事务的长官），希望王猛一起南下。王猛心想，在只看重门第的东晋朝廷里，自己很难有所作为，而且也不愿为心怀二志的桓温奔走卖命。王猛于是继续隐居山中，刻苦学习。

桓温退走的第二年，苻健去世。继位的苻生残忍酷虐，以杀人为儿戏。举国上下人心惶惶，苻健之侄苻坚更是忧心如焚，后来决定除掉苻生，挽救国家，保全百姓。

苻坚少年时就拜汉人学者为师，潜心研读经史典籍，很快成为文武双全的将帅人才。苻健见他勇猛善战，心怀文韬武略，因此授他龙骧将军，让他统帅重兵。他深知“明政无大小，以得人为本”的道理，广泛招贤纳士，网罗英豪，立下了经世济民、统一天下的大志。

他不能让苻生的昏暴残忍继续横行国中，于是向他的好友、身为尚书的吕婆楼请求除去苻生的计策。吕极力向苻坚推荐隐士王猛。

苻坚与王猛一见面便如平生知己，谈到兴废大事，句句投机。苻坚惊奇王猛才能，把他比作卧龙，王猛也佩服苻坚的远大志向以及礼贤下士的明君风度，欣然

吟诵《诗经·考槃》篇以抒发自己隐居山谷、不与昏君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。苻坚非常兴奋，就像当年刘备遇到诸葛亮似的如鱼得水。

王猛留在苻坚身边，为他出谋划策，公元357年，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一举诛灭苻生及其帮凶，自立为大秦天王，改元永兴，以王猛为中书侍郎，职掌国家机密。

当时地处京师西北门户的始平县，长期以来豪强横行，无法无天，加上劫盗充斥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苻坚派王猛担任始平县令，希望他手到病除。王猛下车伊始，就申明法度、明辨善恶、严惩凶顽、禁抑豪强，当众鞭死一个作恶多端而背有靠山的奸吏。奸吏的朋党起哄上告，法司以杀人罪逮捕了王猛，用囚车把他押送到长安。

苻坚闻讯，非常吃惊，亲自责问王猛说：“为政之体，德化为先。你赴任不久就杀掉那么多人，多么残酷啊！”

王猛虽遭囚禁，但心里很平静。等苻坚说完，他从容回答：“天下太平，治理国家可以用礼，但治理混乱之邦则非用重刑不可。当今天下纷争，人心险恶、奸佞勾结、为非作歹、民不聊生，社会之混乱，莫此为甚，陛下让臣担任难治县的长官，为臣一心一意要为明君铲除凶暴奸猾之徒。仅仅才杀掉一个奸贼，还有许多家伙尚未伏法，如果陛下因为不能除尽残暴、肃清犯法者而惩罚我，为臣甘愿受罚。但就目前情况而论，加给我酷政的罪名而惩罚，臣实在不敢接受。”

苻坚自即位以来也一直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治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，由于受儒家仁义德政思想的束缚，一直犹豫不敢用坚硬的手段惩治奸邪。王猛的一席话，既说明了他为政的真实情况和严刑峻法的目的，同时也表明了治理乱世的基本原则。他心里豁然明亮。恼怒与怀疑顿时烟消云散。他无比感激地说：“高于常人的行为，必为众人所非难，要作一个敢作敢为、打破旧秩序的人实在太难了。”极口赞叹王猛有管仲、子产的济世之才。

王猛用法制治理乱世政绩卓著，在很短时间里就把前秦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苻坚大为叹服，不拘一格重用王猛。一年内连升5次官，一直做到尚书左仆射（宰相之一）、辅国将军、司隶校尉（包括京师在内的广大心腹地区的最高长官）等，当时的年龄不过36岁。

王猛权倾内外，使得皇亲国戚和元老旧臣妒火中烧，恨得咬牙切齿。氏族贵族出生的姑臧侯樊世依仗自己对前秦有开国大功，首先跳出来，当众侮辱王猛说：“我们曾与先帝共兴大业，却不得参与机密。你没有半点汗马功劳，凭什么独揽大权？这不是叫我们种庄稼你白收粮食吗？”王猛明白樊世的话不仅代表他自己，更是元老旧臣们的心声。对这伙顽固之徒决不能手软，否则大秦的威令将受到重大影响。因此他丝毫不示弱，立即反击道：“不光是你种我收，还要叫你煮我吃呢！”樊世暴跳如雷，跺脚咆哮：“姓王的，迟早叫你头悬长安城门，否则，我不活在人世！”苻坚对这一班贵族的专横跋扈早已不满，得知此事，毫不犹豫地：“必须杀此老贼，方能整肃君臣。”不久樊世进宫议政时又与王猛发生争论，当着苻坚的面要打王猛，被左右拉住。接着又破口大骂，言语不堪入耳。苻坚大怒而起，当即命

令将其斩首。后来反对派的攻击由公开转为暗中谗害。朝官仇腾、席宝利用职务之便，屡次毁谤王猛。苻坚心如明镜，对王猛信任有加，丝毫不为谗言所动。并将仇、席二人赶出了朝廷。反对者终于服服帖帖，再不敢胡说八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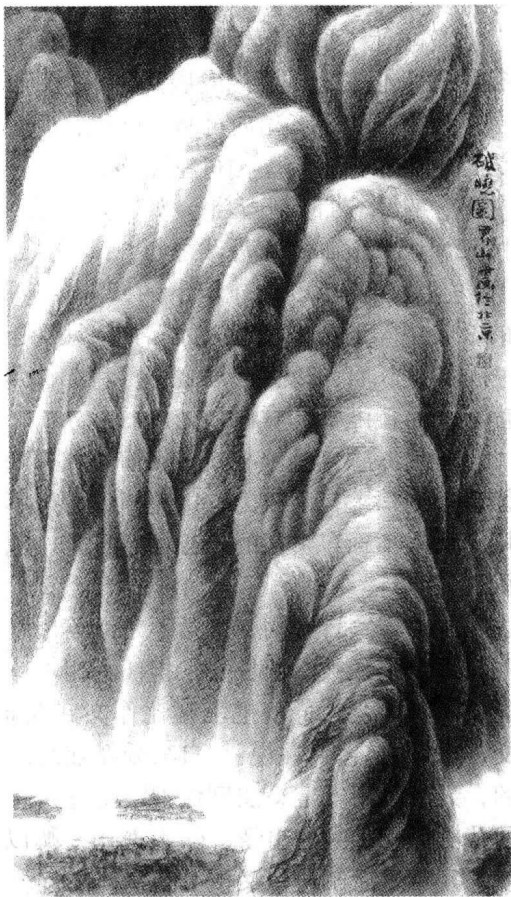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359年，王猛由咸阳令史调任侍中、尚书令（宰相之职），兼京都长官。他刚一上任，便听说贵族大臣强德酗酒行凶，抢占民女。强德是皇太后的弟弟，因而谁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王猛偏偏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立即收捕并未经奏报就处死了强德。紧接着，他又与御史中丞邓羌通力合作，全面追查害民乱政的公卿大夫，一鼓作气将横行不法的权贵20多人铲除干净。于是百官震肃，豪右屏气，路不拾遗，全国上下令行禁止。苻坚感叹说：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治国的法术，天子的尊严！”

后来，苻坚又授王猛三公之上的录尚书事的尊位。王猛心想，君主越是对我信任，委以重任，我越是要谦恭自守，不恃功而骄，因此他以无功为理由，对此殊宠辞而不受。

王猛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、勇武的战将。早在青少年时期，他就潜心钻研兵书，对古往今来的战略计谋了如指掌。出山以后，把军事理论灵活而准确地应用于军事实践中，攻必克，战必胜，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大将风范。

公元370年6月，苻坚派王猛率大军向前燕发动最后攻击。此役对统一北方至关重要，因为当时北方各割据政权虽多，但只有前燕势力最为强大。如果灭掉前燕，统一北方就扫清了一大障碍。

大军出征这天，苻坚亲自送行到长安城东的灞上，并对王猛说：“今天授予爱卿精兵，委以重任，你可以率军立即从壶关、上党出潞川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夺得致胜的关键时机。我将亲率大军跟在爱卿身后，最后在前燕首都邺城相见。目前已经命令运粮官相继出发了，爱卿只管杀贼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”王猛闻言，心里激动万分，如此贤明君主，为臣考虑得多么周到，臣只有忠心报国、杀敌立功才能报答君主的厚恩。于是他回答说：“为臣庸劣肤浅，也没有什么操守。承蒙陛下如此恩宠，凭借陛下运筹帷幄、神机妙算，残胡不足以平。诚愿陛下不要亲自出征，冒犯霜露，亲受风尘之苦。为臣虽然无才，但荡残胡，如风扫叶，只请敕命有关部门给燕国被



俘君臣预先安排好住所就行了。”苻坚大喜过望。

王猛率军长驱向东，历经苦战，包围了邺城。邺城附近原先劫盗公行，这时却远近清静。王猛号令严明，官兵无人敢欺凌百姓，法简政宽，燕民无不拍手称庆。

苻坚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想，王猛果然言符其实。于是留李威辅助太子苻宏守长安，以大将苻融镇守重镇洛阳，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十万人奔向邺城。

7天后，苻坚到了安阳。王猛得知，偷偷离开前线军营，只带几名随从，匆匆赶往安阳迎接。苻坚对王猛说：“过去周亚夫迎接汉文帝不出军营。如今将军为何面临强敌而离开军队远出迎接朕？古人云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’何况战事紧迫，主帅怎敢轻离军帐。一旦战局有变。后果难以设想。”王猛已经对此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，可得无虞，非常自信，他认为自己不能像周亚夫对待汉文帝那样对待皇上，他说：“臣每每阅读周亚夫的故事。他虽为一代名将，但怠慢人主，我实在不敢恭维。臣凭借陛下的神机妙算，攻击即将灭亡的残虏，如摧毁枯草朽木一般，怎么值得忧虑！陛下留幼小的太子监国，御驾亲征远山，如果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（如宫廷政变之类），我们的国家将怎么办？！”王猛的赤诚忠心溢于言表。

君臣二人合兵夹攻，前燕开城门投降，前秦军取得绝对胜利。苻坚给王猛加官晋爵，封为清河郡侯；又赐予美妾5人，歌舞美女50人，良马百匹，车10乘。王猛照旧上疏坚决不肯接受。

苻坚让王猛留镇邺城，全权处理前燕6州事务。王猛选贤任能，除旧布新，使得燕地人心安定，生产发展。6州之民如久旱逢雨，欢喜非常。

几个月后，王猛向苻坚上疏说：“臣以前之所以不顾艰难，从命辅政，正是因为当时大难未平，军国机密刻不容缓。于是投身军旅，驰骋疆场，宣扬皇威，努力从事，直到今日天下太平。如今陛下承皇天圣德，威风布于八方，教化兴盛，国泰民安。臣下贡献一片丹诚之心，请求陛下允许我回避贤路。国家设官分职，各有主管，岂能独任臣以加速臣下的倾败！前燕6州的事务，不是我区区一人能治理好的，希望陛下选授贤能人才。如果认为臣有一点勤劳，不忍心抛弃，乞求让臣担任一个州的长官，以效犬马之劳。目前徐州刚刚归顺，徐汝两地防务甚重，督任不能虚旷，希望陛下即日谋划处理。”

王猛深感自己全权统领6州之地，地位太高，权力太大，担心有功高震主之嫌，因而请求自削权力，以免招致意想不到的麻烦。苻坚也是一代明君，他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王猛的忠心可照日月。他没有同意王猛的请求，而是派遣亲近大臣梁瓌

到邺城宣旨慰问，王猛于是继续像以前那样全权处理6州事务。

后来王猛被召回长安，担任丞相。苻坚又让他处理中外军国大事，王猛久久推让，不肯接受。苻坚把王猛比作文武兼备的姜太公，说他们二人相遇是“精契神交，千载一会。”并说：“自从爱卿辅政以来，20多年，对内整治权贵，对外荡灭群凶，天下趋于安定，法度伦理刚刚建立。朕正想从容在上悠闲过日，希望爱卿全权代劳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除了寄托爱卿以外还能有谁呢？”因此坚持要王猛接受重任。几年之后，苻坚又授王猛司徒高官。王猛再次上疏，总结了自西周以来历代为

臣辅政的经验教训，并强调作为大臣应当引以为鉴的原则，希望苻坚设法网罗天下英才，宣扬君王的圣德。而他自己平庸无才，官居要职，这不但会被周围远近国家取笑，而且会使前秦大国被边远残虏轻视，“陛下不量臣的才力委以重任，不符合宪典，臣没有脸面接受！虽然陛下偏爱为臣，但怎么向天下交待呢？希望陛下认真考虑臣的意见，以免陛下受到偏心的诽谤。臣当感激不尽。”但不管怎么说，苻坚坚持不听。王猛辞让再三，不得已接受了命令。从此以后，前秦军国内外万机之务，事无巨细，全归他一人掌握。

在王猛的治理下，前秦政通人和，其国力蒸蒸日上，到王猛去世前，秦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，十分天下，秦有其七，东晋政权感到了巨大的压力，无人再敢言“北伐”。苻坚不仅自己充分信任王猛，而且还对太子宏和长乐公丕等说：“你们对待王公，要像对待我一样。”

王猛积劳成疾，终于病倒了。苻坚亲自为王猛祈祷于宗庙、社稷等处，并派侍臣遍祷名山大川。但王猛病不见好，苻坚又特赦全国死罪以下罪犯。王猛勉强支撑起来，上疏说：“想不到陛下因贱臣微命而掘损天地之德，自开天辟地以来绝无此事，这真使臣既感激又不安！听说报答恩德最好的办法是尽言直谏，请让我以垂危之命，敬献遗诫。陛下威慑八方，德化宇内，九州百郡，十居其七，平燕定蜀，如拾草芥。但善作者未必善成，善始者未必善终。所以古来明君圣主深知创业守成之不易，无不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望陛下以他们为榜样，则天下幸甚！”苻坚边看边流眼泪，悲恸欲绝。

这年7月，王猛病情恶化，眼看不久于人世。苻坚亲临病床探望，并询问后事。王猛费力睁开眼睛，望着苻坚一词一句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晋朝虽然僻处江南，但为华夏正统，而且上下平和。臣死之后，陛下千万不可图灭晋朝。鲜卑、西羌降服贵族贼心不死，是我国的最大敌人，迟早要成为祸害，应该逐渐铲除他们，以利国家。”话说完，便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苻坚3次临棺祭奠恸哭，对太子苻宏说：“老天爷是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呀！不然怎么这样快就夺去了我的景略啊！”最后，苻坚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那样的最高规格，隆重地安葬了王猛，并追谥王猛为“武侯”。秦国上下哭声震野，三日不绝。

王猛临死，嘱咐其子以20头牛耕田务农，未向苻坚提出别的要求，其清平节俭古来未有。

苻坚失去了这位兄长、老师和最得力的助手，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，经常泪盈眼眶，不到半年便须发花白。半年之中，苻坚恪守王猛遗教，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，灭掉前凉和代国，完全实现了北方的统一。东夷、西域各国和西南夷都遣使前来朝贡，原来属于东晋的南乡、襄阳等郡也被攻占。至此，前秦臻于极盛。

苻坚的用人和纳谏

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求得治平，是苻坚最关切的问题。高泰进言：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审举，审举在核真，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。”苻坚十分赞赏：“可谓辞简而理博矣。”不难看见，苻坚相当重视用人及求才。政变以前，苻坚“要结英豪，以图纬世之宜”。倾身结交了王猛，强汪、梁平老、吕婆楼、权翼、薛瓚等人。政变后，这些王佐之才都得到了重用。苻坚统治前期，下令求才的次数相当多。

(1) 永兴元年(公元357年)，诏令各级官吏举荐“殊才异行，孝友忠义，德业可称者。”

(2) 甘露元年(公元359年)，苻坚遣使巡察各地，具条奏报“清修疾恶，劝谏农桑，有便于俗，笃学至孝，义烈力田者。”

(3) 甘露三年(公元361年)， “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、廉直、文学、政事。”诏求“有学通儒，才堪干事、清修廉直、孝悌力田者。”

(4) 灭燕后，命令王猛“以便宜简召英俊，补六州守令。……”

(5) 建元八年(公元372年)，诏令“关东之民，学通一经，才成一艺者，在所以礼送之。”

对于知名人士，苻坚总是千方百计罗致，常以安车薄轮礼请，甚至不惜大动干戈。他攻陷襄阳，得到释道安和习凿齿两人后，高兴地书喻诸镇曰：“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(陆机和陆云)；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(习凿齿有蹇疾，故称为半)。”苻坚求才之心，至死未泯。《晋书·姚兴载记》附《尹纬传》曰：“(姚)萇既败苻坚，遣纬说坚，求禅代之事。坚问纬曰：‘卿于朕何官？’纬曰：‘尚书令史’。坚叹曰：‘宰相之才也，王景略之俦，而朕不知卿，亡也不亦宜乎。’”苻坚把失败归之于身边有王猛一样的人才而没有发现，这种对人才的认识，可谓相当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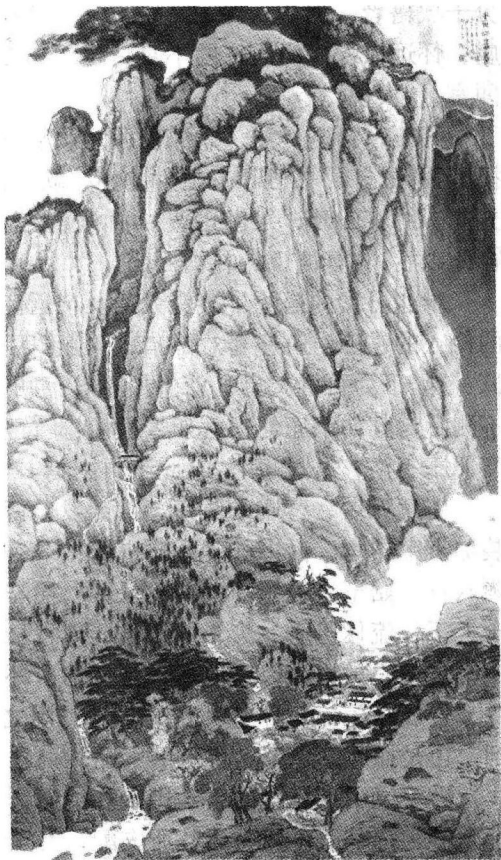
苻坚在恢复九品中正制后，虽然结合士族仕进的优先权，但他统治前期，基本上能做到不问出身，不问民族。汉族士人他用，少数民族他用，降将降士他也用。王猛出身贫寒，薛瓚和权翼原先是姚襄的谋士，他如号称“万人敌”的名将张蚝本是刑余之人，邓羌是汉人，姚萇是羌人，慕容垂是鲜卑人等。他击灭代国，并不因拓跋部落后而放弃求才之念。《载记》中有一段他与拓跋什翼犍之间十分有趣的对话：“召涉(什)翼犍问曰：‘中国以学养性，而人寿考，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，何也？’翼犍不能答。又问：‘卿种人有堪将者，可召为国家用。’对曰：‘漠北人能捕六畜，善驰走，逐水草而已，何堪为将！’如此求才，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。

苻坚求才，多而不滥，特别是王猛在世期间，更是如此。他规定：“察其所举，得人者赏之，非其人者罪之。由是人莫敢妄举，而请托不行，士皆自励；虽宗室外戚，无才能得皆弃而不用。”因此史称苻坚前期非但“号称多士”，“英儒毕集”，同时又“内外之官，率皆称职。”这虽难免言过其实，但也决非毫无根据。王猛自不待言，苻融坐镇关东，“所在盗贼止息，路不拾遗。”他颇善谋略，“专方征伐，必

有殊功。”王猛死后，苻融接替王猛的职权，并非因为他是苻坚的弟弟，关键是他“铨综内外，刑政修理，进才理滞，王景略之流也。尤善断狱，奸无所容，故为坚所委任。”苻丕之能代替苻融坐镇邺城，也是因为“文武才干亚于苻融，善收士卒情。”他如坐镇朔方的梁平老，“在镇十余年，鲜卑，匈奴憧而爱之。”坐镇凉州的梁熙，“清俭爱民，河右安之，”梁熙的别驾索泮“执法御掾，州府肃然，郡县改迹……政务宽和，戎复怀其惠，”都有相应的治绩。前秦进入鼎盛，与这些人才是密切相关的。

苻坚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。除王猛外，对邓羌的处置相当典型。伐燕之役，邓羌要挟王猛许以司隶校尉重任。王猛无奈，答应了。苻坚权衡后没有同意，特此下诏：“司隶校尉，董牧皇畿，吏责甚重，非所以优礼名将。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，实贵之也。羌有廉（颇）、李（牧）之才，朕方委以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南荡扬、越，羌之任也，司隶何足以婴之！其进号镇军将军、位特进。”邓羌虽有许多优点，但更以善于用兵及勇猛见称，这一诏令既顾及了将相之间的关系，又确实用了邓羌之长。

战国时的名将白起说过：“非得贤之难，用之难。非用之难，信之难。”这确实是求才用人方面的至理名言。苻坚对于人才，基本上能做到用而信之。他与王猛之间，并非没有矛盾，双方有多次冲突，有时还相当尖锐，但并没有影响他对王猛的信用。王猛出将入相，“国内外万机之务，事无巨细，莫不归之。”王猛看中的人便可任用，所谓呈报有司不过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。贵戚勋臣对王猛攻击越烈，苻坚对王猛的信任弥坚。鉴于灭燕时苻坚在王猛行将成功之际突然领兵赶到安阳，暴露出他对猛的疑虑，所以王猛对任命他为冀州牧、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重任一直惴惴不安，一再要求苻坚“改授亲贤”。苻坚亦觉此举有些过分，颇为抱愧，为解除王猛的疑虑，特意报书曰：“朕之于卿，义则君臣，亲逾骨肉，虽复（齐）桓（公）、（燕）昭（王）之有管（仲）、乐（毅）、玄德之有孔明，自谓逾之。夫人主劳于求才，逸于得士，既以六州相委，则朕无东顾之忧，非所以为优崇，乃朕自求安逸也。夫取之不易，守之亦难，苟任非其人，患生虑表，岂独朕之忧，亦卿之责也。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，卿未照朕心，



殊乖素望。新政俊才，宜速铨补，俟东方化洽，当袞衣西归。”并特意派遣中书令梁说邳城安抚王猛。当王猛保有过去一切头衔回到长安，苻坚又加王猛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集军政大权于王猛一身。王猛数次上章：“元相之重，储傅之尊，端右事繁，京牧任大，总督戎机，出纳帝命，文武两寄，巨细并关，以伊（尹）、吕（望）、萧（何）、邓（禹）之贤，尚不能兼，况臣猛之无似！”对此，苻坚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：“朕方混一四海，非卿可委者；卿之不得辞宰相，犹朕之不得辞天下也。”还命令诸子“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”君臣之际，如此际遇，在历史上是极鲜见的。无怪乎前燕的使臣梁琛回到邳城后，评论这两个人的关系时曰：“观其君臣相得，自谓千载一时。”

用人和纳谏是相辅相成的，只有善于采纳臣属的合理建议，才能人尽其才，各使其能。苻坚前期是颇能纳谏的。

其一，为支持王猛，苻坚在殿廷上鞭撻或谩骂氏族权贵。给事黄门侍郎权翼进言：“陛下宏达大度，善取英豪，神武卓犖，录功舍过，有汉祖之风。然慢易之言，所宜除之。”这实际上是要苻坚恩威并施，慑服权贵。苻坚立刻笑纳：“朕之过也。”

其二，苻坚登临龙门，对据有关中十分自得，顾谓群臣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！娄敬有言，‘关中四塞之国。’真不虚也。”权翼及中书侍郎薛瓌进言：“臣闻夏、殷之者非不险也，周、秦之众非不多也。终于身窜南巢，首悬白旗，躯残于犬戎，国分于项籍者，何也？德之不修故耳。吴起有言‘在德不在险。’深愿陛下追踪唐、虞，怀远以德，山河之固不足恃也。”这是君臣之间就治国总纲的一场讨论，苻坚闻言，“大悦”。

其三，苻坚好酒，灭凉以后，欢宴群臣，以秘书监朱彤为酒正，监劝大家“以极醉为限。”秘书侍郎赵整为此作酒歌曰：“地列酒泉，天垂酒池。杜康妙识，仪狄先知。纣丧殷邦，桀倾国复。由此言之。前危后则。”苻坚闻后，命赵整写下来，自此以后，“宴群臣，礼饮而已。”

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接受大臣及亲近侍从的进谏外，苻坚还能接受身分地位低下的伶人的进谏。苻坚喜欢围猎，灭燕以后，他围猎于邳城的西山。伶人王洛拦马进谏：“陛下为百姓父母，苍生所系，何可盘于游田，以玷圣德！若祸起须臾，变在不测者，其如宗庙何！其如太后何！”苻坚的回答是：“善，昔文公悟愆于虞人，朕闻罪于王洛，吾过也。”自此不再围猎。

王猛死后，苻坚的奢侈之性大发，奢华之风日长，悬珠帘于正殿，用奇珍异宝装饰宫宇器物，尚书郎裴元略进谏：“臣闻尧、舜茅茨，周卑宫室，故致和平，庆隆八百。始皇穷极楮丽，嗣不及孙。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，鄙琼室而不居，敷纯风于天下，流休范于无穷，贱金玉，珍谷帛，勤恤人隐，劝课农桑，捐无用之器，弃难得之货，敦至道以厉薄欲，修文德以怀远人。然后一轨九州，同风天下，刑措既登，告成东岳，踪轩皇以齐美，晒二汉之徙封，臣之愿也。”此时苻坚虽然难以做到，还是撤除了珠帘，擢迁裴元略为谏议大夫。

需要说明，苻坚的善于用人和纳谏，主要在其前期，尤其是纳谏。随着前秦达于鼎盛，苻坚逐步为奢侈性所支配，乃至发兵西域和领兵东下时，拒绝了一切不同

的意见，一意孤行，终于导致了淝水惨败。

脱颖而出，苻坚政变

苻生在被立为太子前，只是一个普通亲王，权势和地位都不高。先天的生理缺陷使他在幼年时便饱受讥刺和嘲弄，祖父苻洪甚至要杀他。幸赖叔父苻雄救援：“儿长成自当修改，何至便可如此。”把他保全下来。成年后处境并无多大改变。在前秦上层统治集团中，苻生既无威信，又无党羽。他之成为太子，纯属偶然，后族方面并没同意，时间又极短。这些情况凑在一起，注定他登位以后，面临着十分艰难复杂的局面。

在我国封建时代，最高统治主病危或死亡，政局往往不稳，甚至出现巨大的动荡，这几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不可避免的弊病。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民族政权都是这样的政体，且又立足未稳，动荡也就更大。苻生登位前后，政变就屡屡发生了。

皇始五年（公元335年）六月，苻健病危，在前秦开国过程中功勋显赫，经常独当一面，此时位居都督中外诸军事高位的苻菁以为苻健已死，提兵进攻东宫，想杀苻生自立。幸赖苻健尚有一口气在，强自支撑，登上端门，惊散苻菁部众，政变才告流产。时过数日，苻健便死了。

寿光三年（公元357年）五月，又发生了苻黄眉的未遂政变。苻黄眉是击灭姚襄的统帅，号称“文武兼才，神器秀拔，人可允厘百工，出能折冲万里”的卫大将军。本是苻生密友，但不满苻生的封赏，乃密结王公亲贵，欲取苻生而代之。机密泄露，苻生先发制人，一举成功。

苻黄眉的政变被镇压了，薛瓚和权翼又极力敦促苻坚早日发动政变：“今主上昏虐，天下离心，有德者昌，无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神器业重，不可令他人取之，愿君王行汤、武之事，以顺天人之心。”这段话表明，这时密谋政变的集团相当多。不过苻坚得到成功，夺得了帝位。

苻坚，字永固，又字文玉，小名坚头。生于东晋成帝咸康四年（公元338年），死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（公元385年）。苻雄的嫡长子。苻健入关时，拜苻坚为龙骧将军。苻雄死后，苻坚袭爵东海王。史称苻坚幼年时聪明机灵，极善应对：“每侍洪测，辄量洪举措，取与不失机侯”。极得乃祖欢心，逢便夸耀：“此儿姿貌瑰伟，质性过人，非常相也。”苻坚的胆子相当大，敢于游戏于石虎的宫前大街。后赵光禄大夫、司隶校尉徐统以“知人之鉴”闻名于世，见此亦颇惊异“苻郎，此官之御街，小儿敢戏于此，不畏司隶缚邪？”苻坚答曰：“司隶缚罪人，不缚小儿戏也。”所以徐统也不得不说：“此儿有霸王之相”。过后不久，徐统又密对苻坚曰：“苻郎骨相不恒，后当大贵！但仆不见，如何？”从日后苻坚亲祭徐统墓来看，此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。大概就在这时，苻坚开始种下了问鼎九五的种子。据说苻坚八岁时向乃祖提出“请师就家学”，长大后“博学多才艺，有经济大志，要结英豪，